

第一次见梁晓声是在2018年《从维熙文集》新书发布会上,当时邀请的嘉宾还有刘心武、李辉和出版社领导。活动结束后梁晓声拉住刘心武的手说:“很久没见到心武大哥了,身体还是这么棒,满面红光,真的很想念呀。”当时我注意到,梁晓声背着一个朴素的布包,心想他名气那么大,怎么还用这么朴素的包?

开车送刘心武老师回家的路上,刘老师告诉我,梁晓声虽然比他小七岁,但都属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一茬,都在70年代末相继走进文坛,而且他们在小说创作上,都倾向于描写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,因此梁晓声对他总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,叫他大哥是真诚的。

2019年9月,刘心武忽然接到从维熙爱人打来的电话,说只通知刘老师和另外两个朋友,维熙不打算动手术,只想见见。刘老师立刻让我开车直奔从维熙家。从老师那时基本上都是卧床,但为了见刘老师,我们进去时,他已经坐到了软椅上,我旁听两位老师的交谈,他们不知怎么地谈到了真诚,从老师说一生中遭到不真诚,也就是虚伪的伤害不少,但真诚给予他的温暖,是人生中最宝贵的。从老师提到头年的那次新书发布会,他说刘老师、梁晓声、李辉的发言,句句真诚,心窝里暖暖的,所以他当场朗诵了自己的诗《读雪》,唱了《三套马车》的歌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,人际交往中,真诚是多么重要,多么珍贵。

一个月后从维熙去世。梁晓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他的作品里着重塑造了一些人物,这些人物在当时文学画廊中很重要。他反思的深刻性,在当时达到了极致。后来他担任作家出版社的领导职务,工作期间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创作,为年轻作家

做嫁衣。他们这代人有一种文学责任感,需要培养年轻人,他就会去做,还会很乐于去做,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他的为人,真是非常坦诚、孩子气,直来直去地表达出来,但如果

## 梁晓声的“三真”

焦金木

表达错了,又会及时坦诚地认错,我认为他是一位具有魅力的师长。”这些评价就不是廉价鲜花,而是真诚的如珍珠般的精准表达。那以后,我知道梁晓声只对刘老师一位称大哥,语出肺腑,真真切切。

2020年刘老师推出长篇小说《邮轮碎片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新书发布会,梁晓声作为嘉宾出席,他衣着依旧朴素,背着还是我初次见到的那个布包,真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作家,活动现场作为嘉宾发言,没有套话客气话,他称“这是一‘百衲衣’式的小说,是一小块一小块地拼起来的,拼出斑斓五色,传达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人、事、信息量很大,让人感觉‘另类’,同时又很传统,碎片缝制出了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变迁史。”他在发言中说,小说开篇就出现了一个“她”,作为长篇小说,人物总是需要命名的,即便开始称“她”,总会在某个节点上道出角色名字来的吧,他说他就一边读,一边等待这个角色的名字,但是读完最后一个“碎片”,心武大哥居然还没有告诉读者这位女性姓甚名谁,他感叹:“她,就是她啊!”他对小说中,一个特别喜欢追踪拜访已故父辈亲人的角色也感兴趣,问刘老师:“他称拜访到的父辈为世伯,你没有写到他对他世伯的爱人怎么称呼,他会怎么称呼呢?”刘老师说:“称世伯母。”他颌首。发布会后,刘老师跟我说:“你看梁晓声有多认真!为了参加这个新书发布会,他把我的书读得那么细,他和我都喜欢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,但他笔下的底层人物,有的我不那么熟悉,我笔下的小资人物,他可能也不那么深

知,我读他的作品,他读我的作品,能够互补,但是很惭愧,我读他的《人世间》,可没他读《邮轮碎片》那么认真仔细。他的认真,值得你我学习!”

一天晚饭后刘老师手机响了,接通后是一位珠海朋友打来的,他问刘老师帮忙能否联系梁晓声,请梁晓声编写剧本事宜。刘老师的性格我最清楚,一般情况他不是不张罗这类事情的,但这回他毫不犹豫,立即给梁晓声打去电话,“心武大哥,有什么吩咐?”刘老师说明情况后,我听到梁老师爽快地答应。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,各自都把对方珍存于心,但各自都忙于自己的写作,君子之交淡如水,兄弟之情又醇于酒。他们约好后天在前门附近一家餐馆,与那位珠海人士聚餐。梁晓声来时,身上背的依旧是那个布包。他们聚谈得很愉快。其间梁晓声让我给他和刘老师拍照,他先是搂住刘老师肩膀,后来更爽性双臂环绕住刘老师脖颈,那派真性情,让在场的人们都很感动。

他深情地跟刘老师说:“咱们40后的这一拨,有的已经走了,有的后来不写了,有的信息都没有了,剩下的不多了,咱们可得好好活着,再写出点东西来呀!”刘老师还没答言,他手机彩铃响了,去到屋外走廊通话,门缝中我听到他动情地告知对方:“我和心武大哥在一起呢……”

《繁花》开播,黄河路大火。本来,我是想“不响”的。几年前看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,一下子就记住了“不响”,以为很好,绝妙。“不响”是一种境界,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

后来,朋友圈天天都是黄河路,有的怀念美食,有的怀念霓虹灯,还有的怀念放烟花爆竹。我想我也有自己的黄河路故事,就拿“响一响”吧。

其实,在改革开放初期,在黄河路前面还有一条乍浦路,算得上是当时上海最时尚的美食街。如果有人请你去乍浦路吃顿晚饭,绝对是有面子的事体。我记得乍浦路上比较有名的饭店是珠江大酒店和王朝大酒店。从上海到香港做生意的卢老板,因为摄影和我认识。

那时候手机和BP机都没有普及,卢老板经常会在下午三点钟左右打电话到我办公室,邀请我一起去乍浦路吃晚饭。挖地三尺的店堂,窄窄陡陡的楼梯,格子的桌布,喜欢的炆虾、温蟹、墨鱼大烤、宁波烤菜、土豆沙拉、红烧肉和苔条小鱿鱼,就是一个美妙的夜晚。

“百度”上讲,乍浦路美食街的诞生,是因为“上海的餐饮企业大多是国有的,在餐位、菜式和服务上已经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”。国有饭店服务怎么样?2019年,我请朋友在一家国有老字号饭店吃饭。下午4点40分,已经有朋友到饭店,我叫服务员沏一壶茶。服务员说:“现在是4点40分,阿拉是国有饭店。5点才开始营业。”茶没有喝上一口,气吃了一肚皮。

当然,更重要的原因,是随着浦东开发开放,上海的发展进入加速期,许多外商来到上海,寻找商机,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也开始下海,交流商品信息,整合财富资源。饭局,成为最好的媒介。这样的情况下,一条乍浦路是满足不了上海滩喜欢美

## 拿黄河路“响一响”

王家骏

食的朋友们的需求的,黄河路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。

从地理位置上讲,黄河路比乍浦路更优越,因为开在后面,规模、设施也更高大上。当年许多老板都是把楼上居民的住房买下,翻新后搭建得更高,还用上了电梯。像来天华、粤味馆、阿毛炖品、苔菜园、乾隆美食都有电梯上上下下。

和乍浦路一样,黄河路虽然狭小,但路边好停车,这也是两条美食街兴旺的原因之一。金陵东路上1850年开设的鸿运楼酒楼,1886年哈同与罗迦陵结婚就在这里,改革开放后,一个香港商人曾在金陵东路恢复鸿运楼酒楼,因为不好停车,最后只好关门了。

黄河路上除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饭店大酒楼,还有一些苍蝇馆子,像小杨生煎、佳家汤包、沪上一碗辣肉面馆等。佳家汤包最早开在河南南路南市公安分局的边上,门面很不起眼,做的小笼包新鲜好吃,筷子和碟子都要放在蒸笼里消毒,特别是一碟姜丝醋,吊出小笼包的灵魂。我经常开着摩托车,到那里吃上一笼汤包,算是一顿高级早饭了。小杨生煎则后来居上,取代大壶春成为上海生煎馒头的标杆。

黄河路的突然兴起,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。当时的广场街道办事处主任老郭,深为黄河路美食街引发的矛盾担忧,一是后街厨余垃圾的处理和居民之间的矛盾。二是楼下饭店和楼上居民之间的矛盾。三是如何把黄河路搞得美一点,在烟火气中来自自然美。他住在临汾路街道,那边搞得像罗马建筑风格的花盆很不错。老郭是个转业军人,说干就干。不久后,黄河路两边道路上果然出现了几十个类似的花

盆,鲜花姹紫嫣红,争芳斗艳,一条黄河路顿时换了人间。

我对黄河路印象最深的,不是它的美食,而是有些文章中写到金宇澄对王家卫所说的放烟花爆竹。那时候,我在做政法记者,每年除夕夜,吃好年夜饭,都要到消防局的值班室蹲点,看看有什么火灾新闻。1996年大年初四,在消防局负责宣传工作的蒋爱山叫我去现场看市民燃放烟花爆竹。吃过晚饭,我们就到了黄河路,发现家家饭店都在燃放烟花爆竹。到了深夜11点多,架势更猛,老板伙计兴高采烈,满脸喜悦,纷纷把“小钢炮”、“大蛋糕”、“夜明珠”、礼花弹、大号高升、“千响鞭炮”等摆到马路上来“接财神”,你放一个,我放一个,整个黄河路流光溢彩,璀璨一片,如同爱国者导弹和飞毛腿导弹在半空中厮杀一般。不一会儿,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“红地毯”,有30厘米左右高。我说这条“红地毯”至少值100万元吧,蒋爱山说不止,肯定要超过100万元。

那天回到消防局值班室,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,蒋爱山写了一篇消息稿,用传真发给了新民晚报,并刊登在当天晚报的头版上。这条新闻的标题是《燃放烟花爆竹价值至少百万元,黄河路纸屑铺成“红地毯”》。我想金宇澄对于黄河路燃放烟花爆竹的记忆,也许是来自蒋爱山的那篇新闻报道吧。

如果说乍浦路是经典苏浙菜的天下,那黄河路绝对是创新粤菜的江湖,那些因创意而引领上海滩美食时尚的菜肴,包括大生蛇、桑拿虾、龙虾三吃、咸蛋黄焖系列等,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。现在,这些美食引来的人流、信息流、财富流,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,只有国际饭店边门买蝴蝶酥的长队,还是每天蜿蜒连绵。黄河路已经很久“不响”了,偶尔响一下,也是上海人对曾经过去的怀念。



边看边聊

## 那碗“病号饭”

任容君

上世纪下半叶那个食物供应匮乏年代,部队伙食费每人每天四毛多。说实话,这个餐标对满军营基本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来说,管饱凑合,管好难。因此,相对营养味美量足的病号饭,就成了难得的福利待遇。

一天快到午饭时间,卫生队李军医通知我去取病号饭单。原来是管理股邵股长找我们通信班刘班长有事,发现他躺在床上称身体不舒服,临时让加的病号饭。一大早还生龙活虎跑这干那的,怎么一

下子说病就病倒了?正在手足无措之际,副班长王正才回来了,打听清楚,原来,早上刘班长收到了他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写来的断交信。知道原委后,我斗胆小声贴着被子问刘班长午餐想吃啥,他气呼呼地吼着让我别烦他,还称自己啥病也没有,吃啥病号饭。正拧巴着,吃午饭的集合哨响了,刘班长一骨碌爬起来,迅速叠好

被子,叫上我一起奔向集合点,就跟没事人一样。我心想,嗯,到底还是班长啊,思想觉悟就是不一样,哪怕是失恋,饭照吃,操照出,活照干。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没有执行下去的病号饭。

另一次病号饭经历也相当特殊。贮备油料的洞库,由于山体自然沉降,导致多处渗水,在对洞库穹顶实施防水砂浆喷涂覆盖中,有好几位战友难以抵御高温高湿的侵蚀,相继感冒发烧。炊事班及时送上病号饭,可是连着几天的面条鸡蛋,虽然乐坏了津冀鲁豫籍的北方兵,而对另几个苏浙沪皖的战友来说,就有点难以下咽了。这情景刚好被登门看望慰问的徐艺政委看到,这位15岁便参军的“红小兵”,以爱兵如子闻名的老政工,嘱咐我转告相关中队立即调剂病号饭花色。第二天一早,又叫上我和“阿留沙”(退役德牧军犬)一起到刚退潮的滩涂上赶海。

不到个把小时,盛满一铅桶的海螺蛳、竹蛏等贝壳类小海鲜送到库部伙房。文火熬炖个把钟头后,一盆热气腾腾、散发着军营家庭温情蜜意的超配海鲜病号饭就做好了。此招食疗十分有效,“非战斗减员”及时得到控制,而战友们吃上病号饭时那种被疗愈、被慰藉的感激表情,我这辈子也忘不了。



橘树冰花 (剪纸) 奚小琴作

前一阵,换了份工作。新单位距家车程二十分钟,但因为最近在修高架,绕道需要一个小时。每天早晚漫长而单调的旅程,该做些什么呢?听听古典音乐吧,一个单程刚好一张CD的时长。

愉快地决定后,先将车载音响系统作了简单的升级改造,然后回家找出一个黑白两色的大包子——迪卡之声(The Decca Sound),54张纸盒环保装CD,都是模拟时代的录音精选,足够听一个月了。

平心而论,包子CD的音质,跟唱片公司原先正价发行的单张相比,还是有些不同的,但在车载系统播放,这些细微差别完全可以忽略。开车时聆听,入耳的声音暖而不糊,清而不冷,所有的频率衬着深沉回响又不分散人注意力

的低音,还是能够感受到迪卡之声的独特魅力。更何况,开车听着包子CD上下班,好处实在是太多。

其一,节省空间。54张CD,整齐地装在一个小方盒内,携带存取都很方便,置于车内储物箱,很是隐蔽妥帖。假如换成是50多张单张CD散落在车厢,那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灾难了。

其二,丰富曲目。古典音乐听久了,往往会由博返约,形成自己固定的趣味。就我而言,现在听乐主要集中于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德奥作品,再加海顿、舒伯特、肖邦、马勒等的一些经典曲目,平时的乐趣来自不同指挥家、演奏家的版本比较。而精选合集的选曲,一方面质重量高,头版黑胶的录音、绝版多年的录音和各类上榜的著名录

音比比皆是;另一方面范围宽泛,这54张CD中,上至中世纪的素歌,下至二十世纪的现代音乐,都有选入,还能听到平时不大涉猎的冷门音乐。譬如施密特·伊萨斯泰德指挥的贝多芬作品,正是我苦寻多年未得的版本。紧接着是维也纳八重奏团的演奏,我更是反复听了三个来回。

其三,产生新奇感。由于是按着CD编号来听,而包子的排序又无有规律,今天听了歌剧,明天听到的不知是室内乐,还是交响曲,心里还真抱着小期待,答案只能等到换上新碟这一刻才会揭晓,所以经常会惊喜连连。这就好像到了一个新的环境,你不知道将会遇

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,而学会用欣赏的眼光打量,你就会发现,其实这个世界的温情和美好无处不在。

其四,制造愉悦心情。专家研究指出,常听古典音乐,好处多多,可以减轻压力、提升记忆力、激发创造力,还可以抗抑郁、帮助睡眠,甚至还可以降血压、缓解疼痛。我的体会是,伴着古典音乐上下班,一整天都会有好心情。清早,迎着晨曦,听着小提琴奏鸣曲《春天》,如沐春风。到了办公室,自然就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,而且还会传递感染身边的同事。黄昏,目送落日余晖,耳边响起莫扎特悠扬的长笛协奏曲,白天如有烦心之事,此刻也早就烟消云散。待到推开家门,带给家人的,只有一脸微笑。我们不能决定人生的长度,但可以改变日常生活的质



夜光杯